



肆
飞龙在天
战国纵横

独立寒川上，春秋任剪裁。
万千凡尘事，随心作安排。

寒川子◎著

代 序

纵横捭阖古今事

英雄圣贤未了情

夕阳远山寒川子

霜叶江风秋月明

有歌叹曰：

独立寒川，检点春秋，零碎颜容

叹英雄圣贤，尽归尘土

王侯将相，难觅踪影

蝼蚁贱躯，龙凤贵体

哀乐死生无异同

成与败，见史家笔端，布衣心中

情仇原也空空，唯夕阳残照三五峰

悲柔肠铁骨，红绳错结

流水高山，缠绵有终

半盏涟漪，两行妆泪

乱世鸳鸯山水重

爱与恨，付苍茫天宇，冷月清风

目 录

第一章	失意人雪地鬻车马	浪荡子二度返家门3
第二章	感弟恩痴人抄兵书	获真实孙臆假疯魔45
第三章	听绝响苏秦悟治世	偿夙愿义士战越王94
第四章	赵肃侯托国十龄童	奉阳君塞耳听大贤142
第五章	双胞胎争位演兵祸	老燕公促膝闻长策189
第六章	倡合纵苏秦首捧印	巧设套陈轸陷张仪242
第七章	贾舍人搭救逃命人	苏相国计羞张贤弟291
第八章	苏特使成功合三晋	惠文公智服狂狷士342
第九章	唱和弦利舌征巴蜀	乘西风铁嘴战稷下390
第十章	淳于髡智计盗孙臆	苏特使擒楚纵六国441

第一章 失意人雪地鬻车马 浪荡子二度返家门

苏秦于初冬时分赶到咸阳，转眼已是两个来月。眼见大年将至，秦宫仍无音讯，莫说是苏秦，纵使竹远，也坐不住了。

这日晨起，竹远吩咐下人备好车马，径出咸阳东门，朝东南方的终南山方向驰去。及至午时，竹远赶至山下，寻个客栈寄下辎车，挑选一匹好马，备好鞍具，翻身骑上，驰入山道。因山中奇寒，积雪未化，竹远历尽辛苦，方于第三日迎黑赶回寒泉。

拜过寒泉子后，竹远将苏秦赴秦及其才学大略讲过，不无疑虑地说：“先生，照理说，苏子之才正是秦公所需，可秦公迟至今日，仍然不肯召见，弟子百思不得其解！”

寒泉子沉思有顷，抬头问道：“苏秦可曾议政？”

竹远点了点头。

“他是如何议政的？”

“苏子一到咸阳，舍人就感到他不同凡俗，向弟子讲起他，弟子让他第二日开坛议政。议政时，苏子果是不同凡响，站得高，看得远，纵论天下，认为大势趋统，列国必归于秦，同时声称，自己已有上、中、下三策辅秦！”

“哦？”寒泉子眉头微微皱起，“是何三策？”

“上策也叫帝策，可使秦居一而扫列国，帝临天下；中策也叫霸策，可使秦威服天下，领袖诸侯；下策也称邦策，可使秦偏安关中，高枕无忧！”

“唉，”寒泉子轻叹一声，“这个苏秦，真也是聪明过头了！”

竹远惊道：“先生？”

寒泉子缓缓说道：“咬人之犬多不吠，吠犬多不咬人。天下列国纷起称王，多是占个名义，实意欲王天下者，唯有秦公！”

“先生是说，”竹远恍然悟道，“苏子不该将秦公内中一语道破？”

寒泉子又叹一声：“唉，莫说是苏秦，纵使老朽，也只能是点到为止。在秦公心里，天下一统是长久国策，只可做，不可说！”

竹远紧咬嘴唇，半晌方道：“是弟子害了苏子！若是不让他议政，当无此事了！”

寒泉子闭上双目，凝神再入冥思，许久之后，睁开眼睛：“一切皆是定数，是秦不该得到苏子！”

竹远急了：“弟子苦守几年，只为求访大才，好不容易候到苏子，这——”思忖有顷，“弟子这就再向秦公举荐，让他务必留用苏子！”

寒泉子苦笑一声，摇了摇头：“修长，既为定数，又何必勉强呢！”

竹远一下子怔在那儿。

“还有，你回去之后，可以告诉苏子，让他速离咸阳，否则，或招杀身之祸！”

竹远目瞪口呆。

惠文公坐在书房里，眼睛半睁半闭，内臣垂头守在一边。有顷，惠文公迸出一句：“这些日来，那个苏秦在做什么？”

“禀报君上，”内臣回道，“有时诵读，有时在街头转悠。不过——旬日之前，苏秦两次出城！”

“哦？”惠文公急睁眼睛，“干什么去了？”

“据黑雕台禀报，此人或至田间地头，或至村落农家，与百姓谈天说地，问些收成、纳粮、服役诸事，并未出位。臣以为是琐事，因而没有惊动君上！”

“唉，”惠文公思忖有顷，点头叹道，“此人确系大才，寡人也该见他一面了。”又顿许久，“宣大良造觐见！”

“臣领旨！”

不消半个时辰，公孙衍叩见。见过礼，君臣相对而坐，惠文公直入主题，笑道：“前番爱卿、上大夫力荐苏秦，寡人原说会一会他，不想这阵儿忙于琐事，竟将此事忘了。方才寡人打盹儿，陡然想起这档子事儿，怕再忘记，这才急召爱卿！”

公孙衍心里咯噔一声，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几年下来，公孙衍既知秦公，亦服秦公。然而，庞涓、孙臆横空而出，列国情势一年一变，三年大变，一如乱花迷眼，看得世人如坠五里雾中。许多变化，即使

才气如他，也未完全看透。秦公既已起用他为大良造，却又在列国大张旗鼓地全力求贤，说明对他有所不满。公孙衍虽无能力完全看透时事，自知之明却是有的。刚开始，公孙衍甚想不通，心中甚至憋闷。然而，自会苏秦之后，公孙衍大是折服，决意让贤，欲与苏子并肩合力，辅助秦公做成一番人生大业。谁想风云突变，秦公不见苏秦不说，这又指派樗里疾使魏谋取孙臧，真正让他捉摸不透。

见公孙衍没有应答，只在那儿发呆，惠文公笑道：“爱卿，你怎么了？”

公孙衍回过神来，急拱手道：“微臣谨听君上吩咐！”

惠文公似已猜出他在想些什么，再笑一声：“这些年来，士子街上人来人往，寡人都让列国士子搞昏头了。苏子既有大才，寡人就想会一会他，偏巧樗里爱卿不在，只好烦请爱卿安排一下！”

“微臣领旨！”略顿一下，公孙衍似是想起什么，“微臣这就去请苏子进宫觐见！”

“不不不，”惠文公连连摇头，“似苏子这般大才，寡人自当躬身求教才是，哪能劳动苏子贵体！”

公孙衍听出秦公语带风凉，心头一颤：“君上之意是——”

惠文公呵呵笑道：“听说士子街上闹出个论政坛，甚有意趣，寡人早想见识一番，只无机缘。今有苏子在，寡人就想两事并作一事，请苏子再开一坛，寡人一则见识一下何为论政坛，二则洗耳恭听苏子高论，与苏子并天下士子共议时政，爱卿意下如何？”

公孙衍沉思有顷，缓缓说道：“微臣以为不妥！”

“有何不妥？”

“士子街上鱼龙混杂，君上公然抛头露面，无异于以身涉险，万一有所差池，微臣——”

“爱卿过虑了！”惠文公再笑一声，“昔日文王访贤，不惜躬身渭水河边。寡人访贤，不过在自家门口走动几步，就有差池了？”

“这——”公孙衍迟疑有顷，“君上定要如此，微臣这就安排！只是——哪一日合宜，还请君上定夺！”

“听说论政坛是在申时开坛，就明日申时吧！”惠文公不容商议，断然说道，“你可吩咐坛主，要他搞得热闹一些。寡人在朝中闷得久了，也想听听外面的声音！”

“微臣遵旨！”

公孙衍告退之后，一头雾水走出宫门，略一思索，向右拐至士子街，在街头站有一时，本欲前往“英雄居”，直接通知竹远，想想不妥，就又回到宫门前，跳进轺车打道回府，令府中御史持请帖邀坛主议事。

随御史前来的不是竹远，却是贾舍人。公孙衍迎出府门，远远看见，不及见礼，迎头急问：“竹先生呢？”

贾舍人一怔，拱手道：“回大良造的话，竹先生回终南山去了！”

公孙衍大惊，愣怔一时，方才说道：“这可糟了！”

贾舍人望一眼御史，转向公孙衍：“怎么了？”

“明日申时，君上欲去论政坛与苏子议政！”

“与苏子议政？”贾舍人先是一怔，旋即喜道，“这是好事！苏子已候数月，士子街上更是议论纷纷，众士子见苏子不用，论政坛不开，以为贤路闭塞，一些性急的已离咸阳，转投他处去了！”

“可——竹先生不在，如何是好？”

“能否奏请君上，另改时日？”

公孙衍摇了摇头：“君上一旦定下，如何更改？”

贾舍人想了一想：“竹先生临走时，将坛中诸事交予草民代管，眼下事急，论政坛可由草民召集，大良造意下如何？”

公孙衍思忖有顷，点了点头：“既有此说，明日议政之事，烦请贾先生暂代坛主！”

贾舍人拱手道：“大良造若无他事，草民告辞！”

公孙衍亦拱手道：“贾先生慢走！”

贾舍人回身，刚跳上车，公孙衍叫道：“慢！”

贾舍人复跳下车，眼望公孙衍：“大良造还有何事？”

公孙衍话中有话：“君上有旨，明日论政，要搞热闹一些！”

“大良造放心！”贾舍人点头道，“士子街上久未论政，众士子早已急不可待了！”

贾舍人快马加鞭，赶回士子街，急急来到运来客栈。苏秦开门，见是贾舍人，拱手道：“哦，是贾兄，屋中请！”

贾舍人并没有进门，一脸喜气，拱手贺道：“恭贺苏兄，喜事来了！”

苏秦怔道：“喜从何来？”

“明日申时，君上躬身士子街，亲听苏兄论政！”

“君上躬身？”苏秦似吃一惊，想了一下，抬头问道，“仍在论政坛？”

贾舍人点了点头：“是大良造亲口交代在下的。大良造还说，君上特别吩咐，明日申时论政，要搞热闹一些！君上这是多虑了！君上躬身士子街听士子论政，此事在论政坛是头一遭，能不热闹？”

苏秦思忖有顷，伸手入囊，欲掏金子。贾舍人见了，急忙拦住，笑道：“此番论政，免收三金！”

“这——”苏秦怔道，“论政坛不能因在下坏了规矩！”

“苏兄放心，”贾舍人笑道，“君上亲听，开坛费用当由官府支出！再说，如此盛事，也不是谁想听就能听的，在下可卖号牌，亏不了！”

“谢贾兄了！”

贾舍人不无关切地说：“君上亲听，苏兄当仔细准备才是，在下也要回去精心布置。此等大事，竹先生偏又不在，万不可出差错的！”

“有劳贾兄了！”

翌日，刚交未时，士子街头就有锣者边敲边喊：“列位士子，特大喜讯，论政坛再次开坛喽，开坛人仍然是洛阳士子苏秦！此番论政，空前盛事，君上躬身亲听，在论政坛尚属首次。欲旁听者，可持三十铜至论政坛登记领牌，凭号牌入场！”

众士子奔走相告，议论纷纷。有人不无激动地叫道：“诸位士子，你们快听，苏子重新开坛，秦公亲听论政，破天荒哪！”

有人接道：“天哪，领牌就要三十铜，可不是小数！”

“三十铜算什么？能睹秦公风采，这点小钱物有所值！”

“唉，”一士子长叹一声，摇了摇头，“可惜在下囊中羞涩，无此眼福了！”

另一士子当即从袖中摸出三十铜：“仁兄切莫伤感，在下借你三十铜，快去领牌。去得迟了，只怕拿钱也买不到呢！”

那士子接过三十铜，连连拱手：“谢仁兄了！谢仁兄了！”转身急步走向英雄居。

……

申时将至时，士子街头果然走来数百甲士，五步一人，沿街站定。英雄居门前，一侧各立甲士十名。

众士子手持所领号牌依序进场，众甲士验过号牌，搜过身，放他们步入。

论政坛上，一切照旧，只是座位有变，中间摆放主位，主位左右各有两个空座。按照公孙衍的布置，坛中不设评判席，凡持牌士子均于论坛前面的空场上席地而坐。

申时正，一声锣响，代坛主贾舍人从侧室走出，冲众士子大声宣布：“诸位士子，申时已到，论政坛开坛！”

话音刚落，门外一阵喧闹，然后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内臣大声唱道：“君上驾到！”

众士子纷纷扭身，沿中间让出一条两步宽的通道，跪叩于地。贾舍人急走几步，走至士子前面，叩道：“草民贾舍人并列国士子，叩见君上！”

惠文公面带微笑，沿通道走进院中，径至主位，落座，摆手道：“贾先生，列位士子，平身！”

贾舍人及众士子齐声叩道：“谢君上！”

紧接着，老太傅嬴虔、大良造公孙衍走上前去，见过礼，于左首两个空位上分别落座。众士子纷纷复位，席坐于地。

又是一声锣响，贾舍人唱道：“有请开坛人，洛阳士子苏秦！”

侧门响动，苏秦趋步走出，至惠文公前叩道：“洛阳士子苏秦叩见君上！”

惠文公细细审视苏秦，好一会儿，微微一笑：“苏子请起！”手指右侧客位，“请坐！”

苏秦再拜道：“谢君上！”起身至左首客位，席坐。贾舍人趋前几步，坐于苏秦下首。

惠文公撇开苏秦，目光不无虔诚地扫向在场的士子，连连拱手，揖道：“诸位士子，赢驷听说，你们来自四面八方，还有从吴越、燕地而来的，可谓是不远万里了。赢驷还听说，你们俱是饱学之士，各怀绝技。诸位士子，你们如此看重赢驷，赢驷早该会会诸位，谢谢诸位的，”苦笑一声，再揖一礼，“可——你们也知道，秦地虽偏，杂事却是不少。一来冗务缠身，二来内忧外患不绝，赢驷日日穷于应酬，未得片刻闲暇，身不由己啊！诸位士子，所有慢待之处，赢驷在此真诚道歉，望大家见谅！”言讫，起身朝众人抱拳拱手，长揖至地。

惠文公这一举止虽是客套，却是动人，在场士子无不改坐为跪，叩头至地，有几人甚至涕泣出声。

“诸位士子，平身！”惠文公率先坐下。众士子亦改跪为坐，目光齐射过来。

惠文公转过身来，朝苏秦拱手揖道：“赢驷久闻苏子大名，早欲请教，原因也就不消说了！赢驷此来，一是来见见诸位士子，二也是来聆听苏子高论的！”

苏秦拱手回揖道：“君上乃百忙之身，今能拨冗前来，实让草民受宠若惊，感激涕零！”

惠文公手指公孙衍，微微笑道：“听公孙爱卿说，苏子前番论政，有治秦长策欲教赢驷，赢驷洗耳以闻！”

“苏秦信口开河，妄言议政，不意惊扰了君上，心中甚是惶恐！”

“苏子不必自谦！”惠文公再笑一声，“赢驷此来正是要听苏子高论的，何谈惊扰二字？赢驷不才，请苏子赐教！”

按照昨夜想定的方案，苏秦不再旁敲侧击，而是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当下抱拳说道：“君上虚怀待士，苏秦不胜感怀。苏秦不才，有三策可以治秦，敢问君上愿听否？”

“哦，是何三策？”

“上、中、下三策！上策可使天下归一，当称帝策；中策可使诸侯臣服，当称霸策；下策可使偏安一隅，当称邦策！”

惠文公脸上仍旧微微含笑：“赢驷自然愿闻上策！”

“上策乃治乱之道！”苏秦侃侃而谈，“古之治乱，无非王、霸两业。古时王业，也即商汤、周武所行之道，无不是吊民伐罪，取无道天子而代之。古之霸业，也即齐桓、晋文之道，无不是结联诸侯，攘外安内，盟主天下！”

惠文公点了点头：“今之治乱呢？”

“苏秦以为，时过境迁，古之治乱之道并不适合今日乱局。今之治乱，唯一途可走：大争灭国，天下为一！”

惠文公脸上仍旧挂着笑意：“赢驷愿闻其详！”

“自平王东迁始，周天子名存实亡，形同虚设，取天子而代之已无实用。自三家分晋始，列国纷争日盛，民不聊生，百姓思治，盟主天下亦为昨夜黄花。苏秦以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分治。分治则散，散则乱，乱则争，争则不治。因而，若要治理今之天下，需从源头做起，使天下归一。天下唯有归一，车同轨，民同俗，法同依，令同行。当此之时，天下再无诸侯，唯有各级吏员，政令上行下达，人民安居乐业！”

“苏子所言，当是大同之世！”惠文公微微一笑，“只是——如此妙境，照苏子所言，当是千古帝业，可与赢驷有关？”

苏秦抱拳道：“以苏秦观之，成此大业者，非君上莫属！”

“哦？”惠文公似吃一惊，“苏子此言从何说起？”

“回禀君上，”苏秦接道，“天下一统，必大争；大争必灭国；灭国必实力。纵观天下，诸侯虽众，有此实力者不过三家——秦、楚、齐而已。齐背海而战，富而失勇；楚大而无治，民待教化；唯秦政通人

和，民富国强，法度严整，四塞皆险，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大业不成，当无天理！”

惠文公依旧微笑：“嗯，闻听苏子之言，嬴驷大是振奋！依苏子之见，嬴驷当如何实施帝策？”

苏秦自是胸有成竹：“帝业巨大，自非一蹴可就！苏秦以为，君上可分三步走：第一步，称王正名；第二步，远交近攻；第三步，一扫天下！”

惠文公心头陡然一颤，面上仍旧不动声色，只是眼睛圆睁，身子趋前，缓缓说道：“愿闻其详！”

苏秦侃侃言道：“名不正，言则不顺。天下已入并王时代，时至今日，与周天子并王者已有五家。宋公、中山君称王，可视为笑谈，但楚、魏、齐三国称王，却是不争之实。战国三强，齐、楚均已称王，唯秦仍是公国。以王国之实，披公国之名，气势上已是自损三分。君上若是称王，秦则名实相符。此时，君上以王命征伐，远交近攻，蚕食、鲸吞周边诸邻，俟时机成熟，即可一扫天下，成就帝业！”

听至此处，场上士子无不张口结舌，唏嘘四起。嬴虔、公孙衍亦相视一眼，彼此点头，表情甚是振奋。

惠文公却将笑容收敛，沉思有顷，抬头逼视苏秦：“听苏子之言，寡人如闻天书，眼界大开！只是——”略顿一顿，“苏子尽言秦之所长，可知秦之所短乎？”

听惠文公改称“寡人”，苏秦心头一沉，揖道：“请君上指点！”

惠文公不看苏秦，却将目光扫向众士子：“依苏子所言，天下一统，必大争；大争必灭国；灭国必实力。国之实力首在军力，军力首在人力。就寡人所知，秦举国人丁不过四百万，去除老弱幼稚，青壮男女不过两百万，可征男丁不过九十万。秦为四丁抽一，即使按三丁抽一之列国惯例，秦举国征丁，也不过能征三十万人。即使这三十万，也需大打折扣，因秦有三地不可征，一为西北边陲，以抗御戎狄；二为河西故地，以安抚旧民；三为商於谷地，以应对贫穷。照此算来，秦可征之丁，仅二十万众。以二十万之众，守土尚嫌不足，岂能远图？”

惠文公有理有据，自述已短，众士子心服口服，无不点头称是。苏秦心中却是一凛，因惠文公所言根本不是实情，与他近日的调查结果出入甚远。

“此为人力，”惠文公似是意犹未尽，“再看财力。天下皆言秦地富强，其实不然。就寡人所知，秦虽有二十年变法改制，财力大长，但从根本上讲，应该说是刚刚脱贫，民众能有一口饱饭而已。个别家室或达富足，但国库依旧空虚！”

众士子皆现诧异之色，苏秦更是惶惑。惠文公看在眼里，轻咳一声，苦笑道：“诸位或许不信，以为寡人不说实话。诸位士子，人皆有虚荣之心，你们中有谁愿意自曝己丑？天下皆言秦国变法富强，孰不知，富的只是隶民。先君为奖励耕织，推行的是变法不变税，税制仍为先祖定制，十抽一。秦国依据新法，取消隶农，许其拓荒种地，隶农因无所积，国家非但无收，反得接济他们，对其十年不纳粮，五年不抽丁。秦人之所以拥护新法，皆因于此。”摇头苦笑，“不瞒诸位，寡人库中，存钱不过万金，储粮不过百万石，”扭头望向嬴虔，“公叔执掌国库多年，赢驷所说，可是虚言？”

嬴虔见问，点头称是。

“诸位士子，”惠文公再次苦笑一声，“寡人不怕笑话，自揭家底，无非是想向大家证实一下，寡人并无虚言。”转向苏秦，“这点财力，应对荒年尚嫌不足，何堪远图？”

众士子皆是叹服。苏秦似也觉出秦公之意，揖道：“君上对国情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苏秦惭愧。世人皆知秦人富足，苏秦今日方知个中曲折。没有细流，何来江河？庶民不富，谈何国强？商君变法若此，当是亘古未有之大手笔了！”

惠文公点了点头：“苏子有此感悟，寡人甚慰！”顿住话头，扫射场上众人一眼，长叹一声，“唉，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秦国民力不足，财力尴尬，赢驷纵有一统天下之心，力从何来？”

苏秦一怔，垂头陷入沉思。嬴虔、公孙衍互望一眼，面现疑惑，不知君上意图何在。

惠文公将目光缓缓转向苏秦：“赢驷前面所述，皆为外因。苏子有所不知的，还有一因！”

苏秦急忙抬头，睁眼望向秦公。

惠文公字字有力，义正辞严：“周室虽微，可天下仍为大周之天下，列国仍为大周之属臣。大周天子，楚、魏、齐、宋可以不认，韩、赵、燕、中山诸国可以不认，赢驷不敢不认。因为秦室与周室同宗同源，本为一家，在赢驷身上流淌的仍是周室之血。只要周天子健在，只要周室不绝祠，赢驷纵使有力，又如何能行这般不忠不孝之事，陷先祖于不忠不义之地！”

此言简直就是斥责苏秦！苏秦面色羞红，表情尴尬，垂首不知所措。现场鸦雀无声，众人表情惊讶。

惠文公转头扫射众士子一眼，凛然说道：“诸位士子有目共睹，近几年来，中原列国纷纷称王，唯赢驷不敢越雷池一步者，皆因于此！”目光移至苏秦身上，“因而，苏子所言之帝策虽好，却非治秦良药，一则赢驷羽毛未丰，气候未成，无力实施！二则赢驷本为庸人，且无法忘本，无心实施！”

苏秦沉默无语。

惠文公音调有所和缓，嘴角微绽一笑：“好了，今日赢驷有幸听闻苏子高论，获益匪浅。眼下时辰已迟，赢驷尚有杂务，不能与苏子，还有诸位士子，尽兴畅谈了！待赢驷忙过眼前一时，择日再来此地，与众位及苏子谈地说天！”

苏秦起身，叩拜于地：“草民叩谢君上恩宠！”

惠文公缓缓起身，内臣唱道：“君上起驾回宫！”

众士子纷纷起身，再次闪开通道，纷纷于两侧跪下，齐声叩道：“恭送君上！”

惠文公扫视众人一眼，大踏步走出。赢虔、公孙衍互望一眼，再望一眼仍然叩拜于地的苏秦，轻叹一声，紧随而去。场上士子看到众军卒撤走，也都悄无声息地步出英雄居，自始至终，竟无一人吱声。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论政坛上，苏秦依旧跪在那儿，表情木然。离他不远处站着贾舍人，静静地望着他，看那样子，似想过来劝慰几句，抑或想拉他起来，却又迟迟未动。

不知僵有多久，门外传来车马声。贾舍人打个激灵，迎出门去，见是师兄竹远。

贾舍人迎住竹远，向他扼要讲述了秦公亲听论政之事。竹远轻叹一声，一句话未说，缓步走至苏秦跟前，轻声叫道：“苏子！”

苏秦抬起头来，木然望着他。

竹远话外有音：“天有不测风云，你看这天，说冷也就冷起来，苏子不宜一直守于此处！”略略一顿，将话说得又明一些，“走吧，苏子最好离开此处，走得越快越好！”将手搭在苏秦肩上，别有用意地重重一按，长叹一声，径去房中。

苏秦由不得打了个寒噤，看看房外，天色果然骤变，乌云压顶，朔风呼呼，说冷真就冷起来。听到不远处传来竹远重重的关门声，苏秦缓缓起身，拖着沉重的两腿，一步步挪回客栈。

是日黄昏，雪花纷纷扬扬，大地一片洁白。在运来客栈的独门小院里，苏秦痴痴地坐在客厅里，两眼凝视着窗外的老槐树。将近一个时辰的落雪使槐树的枝枝丫丫上披上银装，那支曾经送走吴秦的大枝上面，也已裹起一层厚雪。

苏秦正在望着老槐树发怔，门外响起敲门声。苏秦心中一动，开门一看，却是店家。

店家深揖一礼，笑道：“请问苏子，此处住得可好？”

苏秦还过一揖，陪上一声干笑：“还好，谢掌柜关照！”

店家又是一笑：“苏子在小店已住有两月有余，所交押金早已用完，饭菜、日用均是小店赊欠。小店本小利薄，苏子，你看这——”

苏秦心头一寒，知店家见他前途无望，前来逐客了，也就敛起笑容，淡淡说道：“掌柜莫要客气，住店自然要付店钱。麻烦店家算算，在下尚欠多少？”

店家早有准备，从袖中摸出一块竹片，递给苏秦：“在下已经算好，请苏子过目！”

苏秦接过竹片，扫瞄一眼，惊道：“在下仅住两月，已付五金，怎欠这么多呢？”

店家微微一笑：“回苏子的话，账是一笔一笔算出来的，本店断不会多收一枚铜板。苏子是十月晦日黄昏时分入住本店的，迄今已过两个晦日又两日，按照本店规矩，当算三个满月，店钱为一十二金。苏先生一日三餐，吃用折合五金。另有房舍清扫费、洗衣费、茶水费、洗浴热水费、养马费、草料费、马棚费、辎车费及其他日用，又折三金，打总儿当是二十金。先生已付五金，尚欠一十五金！”

苏秦脸色紫涨：“你——似你这等算法，岂不是黑店了吗？”

店家又是一笑：“本店久负盛誉，不曾黑过一客，苏子何出此语？”

“你——好，我且问你，店钱本是每月四金，可你讲好减去一金的，为何仍算四金？”

店家略想一下，拍了拍脑门，笑道：“噢，对对对，在下想起来了，确有此事！好好好，本店减去一金，苏子再付一十四金即可！”

“你——”苏秦气结，“既然是每月三金，在下仅住两月单两日，算作三月，加起来也不过九金！”

店家笑道：“苏子听错了，在下的确说过减你一金，但指的是第一个月，并不是每月都减一金！”

苏秦冷笑一声：“在下总算明白，那位仁兄何以会吊死在你这店里！”

“这——”店家脸上挂不住了，微笑换作干笑，“一事归一事，苏子莫要扯到他人！”

“好了，”苏秦冷冷地下了逐客令，“你出去吧，剩余多少，在下明日一并付你！”

店家哈腰笑道：“苏子想也不是赖账之人，明日付也成！苏子歇着，在下告辞了！”

店家走后，苏秦关上房门，脸色煞青，在厅中连走几个回，打开包裹，拿出钱袋，摸来找去，竟然只有三金，再摸身上，也不过四五枚铜板，一时愣在那儿，思忖有顷，屈指算道：“卖田共得三十金，还大哥一金，置衣八金，置车马八金，开坛三金，押店家五金，在函谷关置换一金……”

苏秦七算八算，真也只有这么多了。苏秦起身又踱几个来回，弯下腰去，顺手拿起店家留下的账目，自语道：“如此算账，真也气恼！店钱自应包括清扫费、热水费等，至于养马费，当真是第一次听说，辎车存放也要收费，更是匪夷所思！怪只怪自己入住时未曾问个明白，眼下只由听他摆布了！也罢，先生这辎车想是值些钱，待我明日将它卖了，还他就是！”

翌日晨起，苏秦起床，见雪止了，赶到后院套上车马，径往集市。店家担心他偷偷溜掉，使人远远跟在后面。苏秦瞥见，犹如吞下一只苍蝇，只盼速速寻个买主，还上他的黑钱，离开这处伤心之地。

这日是腊月二十八，因是小月，再过一日就到年关了，因而集市上人来人往，到处都是置买年货的老秦人。苏秦寻个热闹处停下车子，卸下马匹，拿出备好的木牌插在车上，上面早已写有“鬻车”二字。不一会儿，果有几人围拢过来，照着辎车东瞅西瞧，其中一人趴在雪地上，审看车轴。

苏秦裘衣锦裳，却在这儿卖车，面子上也觉过不去，因而并不睬他，顾自微闭两眼，站于一侧。审有一时，钻入车下那人站起来，拍了拍沾在身上的积雪，问苏秦道：“先生这辆车子，要卖多少钱？”

苏秦早已想好，不假思索道：“一十二金！”

那人再次钻进车下，仔细察看一番，摇头道：“是老车了，你修过不久吧！”

苏秦点了点头。

那人再将身上的雪拍掉，轻叹一声：“唉，这位官人，不瞒你说，似你这车，又旧又破，装饰也差，少说用过百年，车轴上还有裂痕，